

专家视点

古老剧种如何传承——

以戏传艺 延续古老品格

王 旭

从2001年以来,昆曲的有效保护和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戏曲艺术遗产的存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昆曲在文本、艺术、后续传承者以及文化生态等方面取得的推进,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戏曲”非物质特性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活态传承得以延续的。如果将昆曲看做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最高典范,那么可以列入古典戏曲范畴的剧种如高腔系诸剧种、南戏诸剧种等,如何将悠远的古老生命力接续下去,仍然是这些剧种在当代的重要命题。

在现存古老剧种中,福建莆仙戏是尤为独特的一个。称其“独特”,不仅仅因为这个剧种肇生于宋元南戏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此期间积淀的戏曲形态,也不仅仅缘于这个剧种长期依存在福建莆田、仙游的乡土社会,以及由此将古老方言与数百年来的声腔予以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莆仙戏以其各行当共同遵行的独特而完整的表演体系——傀儡介,即直接从木偶戏中蜕变而来的动作科介体系,显示了与昆曲、京剧截然不同的文化品格。

上世纪60年代初,莆田的郑秀川老人编写了一部《莆仙小纪》,盛赞当时还没有趋同于京剧、闽剧的莆仙戏艺人们,称他们的表演艺术“都是经过几百年先民千锤百炼研究出来,传流下来,又经他们精研,推陈出新,成为自己的绝技”,并且建议“应请他们出来,组织导演班,把他们的技艺传给下一代,莆仙剧才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才不至于把先民苦心创作的宝贵遗产丧失了”。同时,他也建议将大量方言剧本“整理校勘”,将莆仙音乐曲调予以规范记录,并对演唱音乐进行“厘定”。这些意见显然与当时文化主管部门对莆仙戏艺术传统的整理、挖掘和研究等工作是同步的。这一次有意识的艺术遗产保护工作,为莆仙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的文化定位奠定了基础。

2006年,由福建省莆田市政协和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共同编撰的“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正式启动。这项工作经过7年的辛苦努力,于去年最终以皇皇23卷、近1000万字的鸿篇巨制得以面

世。丛书的编撰实际是对50年前的莆仙戏保护工作,当然也可以算做对郑秀川老人部分建议进行的全面回应。

这部丛书从5000多部莆仙戏剧本中遴选了236部,总计17册,通过方言校勘的方式,将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等相关经典剧目,整理罗列,全面呈现历代莆仙艺人有序传承和创造的戏剧经典。此外,丛书还专列《锣鼓经》、《音乐曲牌》等总计7册,集中呈现莆仙戏古老的舞台艺术,包括音乐、表演、脸谱等规范,并通过戏曲史料和相关论著的汇集,充分展示这一剧种独特的个性和历史底蕴。应该说,这套丛书通过文学文本、声腔音乐、表演科范、舞台美术的集中整理,最大限度地构建起莆仙戏的艺术体系,为莆仙戏的体系化保护迈出了第一步。

称其为“第一步”,是因为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只是这一古老剧种在当代进行有效保护的开端。相较于昆曲从其成熟之际便已开办的曲学研究传统、音乐和身段的谱系传统,以及近代以来在海内外学者间形成的学术研究传统,古老的莆仙戏对其艺术传统的整理和研究显得非常不足,这当然也是中国大多数剧种无法全面为人所了解的原因所在。特别是从近代以来,莆仙戏的后学者畏于传统身段科介的繁难和古老曲牌音乐的细腻,转而学习京剧、闽剧的艺术表现手段,导致大量艺术遗产迅速退出时代舞台。当代莆仙戏的民间职业剧团超过百个,除了适用兴化方言的音乐曲调外,几乎无力再现莆仙戏的古老剧目、科介表演和曲牌音乐,这是令人痛心的。当代莆仙戏在莆田、仙游两县的红火发展和其古老艺术遗产在民众舞台上的流失殆尽,成为这一剧种能否完整保护其艺术体系的重要挑战。应该说,当读者展读这套丛书中的文本和音乐、表演艺术之时,那些唯一属于这个剧种的完整艺术形态已经大量地远离了,甚至是缺失在莆仙戏的当代舞台。

其实早在50年代,福建省文化主管部门就在莆田、仙游举办艺术训练班,试图通过代际实训的方式,让独特的经典表演艺术得到传承。例如仙游县艺术团教学总结报告对于莆仙戏传承的



福建莆仙戏演出场景

经验,其中4条经验值得注意:全面汇集多行当且戏路宽广、舞台经验丰富的艺人进行教授;着重基本功步的训练;虚拟手法和特技的传授;以戏传授技术。其中所说的“以戏传授技术”,即通过择定剧目,将有技术可表演、能体现艺师的专长戏路、脚色行当全面的舞台剧目传承下去。在仙游县艺术团经历了两个月的基本功步舞蹈训练阶段、8个月的排戏阶段、半个月的实习阶段和两个月的下团体验阶段后,学员们掌握了5部全本大戏和7部折子小出戏。显然,这种结合了时代特色的传承方式是艰苦而有效的,当然也是符合莆仙戏艺术规律的。“以戏传授技术”的经验,说中了“戏”——经典剧目对剧种的作用。在这个古老剧种中,“戏”如果难以存续,其展示独特傀儡介的“技术”当然毫无疑问成为这份文化遗产最容易流失的部分。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当然值得当代莆仙戏传承者们高度注意。

“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揭开了莆仙戏厚重的艺术传统之一角,其著录整理的剧目和艺术,当然可以作为当代莆仙戏深入挖掘和继续发展的基础。但是完整的莆仙戏传统需要通过鲜活的

舞台再现和完整的艺术传承,才能保持这一剧种应有的特色。严格地讲,半个世纪以前郑秀川老人提出莆仙戏的“正确的方向”,并没有在莆仙戏的当代传承和发展中得到很好体现。其实,在莆田、仙游的民众舞台上,更需要有能够标识戏曲身份和文化基因的莆仙戏传统形态,这是因为莆仙戏以傀儡介为核心的表演艺术和以宋元曲牌音乐为依存的音乐艺术,在中国现存的300多个剧种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独树一帜的。

13年的昆曲保护让昆曲的经典艺术恢复到了上世纪中叶的数量,而且古老经典在当代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同,这让人备感欣慰。与昆曲有着近似命运的诸多古老剧种应该从昆曲保护的业绩中得到启示。古老剧种如何传承?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传承剧种的古老品格。古老的表演艺术和音乐艺术最终呈现于累代相积的经典剧目中,深入地挖掘和整理经典剧目,精致地再现和提高经典呈现,完整地传承和推广优秀作品,是当前莆仙戏和众多古老剧种保持其文化品格的最紧迫工作。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

声音

近来,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尚社区,不少社区居民纷纷拿起红绳跟随绳结香囊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汪卫东和民间艺术家雷俊两位老师学做中国结,社区里的“编织大军”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是由新城区文化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和街道文化站组织的“非遗公益课堂”的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所需要的原材料由主办方免费提供,社区居民如有学习热情甚至可以在几天时间内锻炼成绳结高手。

其实,非遗进社区、进社区并非新鲜话题,但长期以来却存在着“活动一阵风,来去匆匆,不够深入以及重展示、轻传承等现象,以至于面对博大精深、魅力独特的非遗项目,普通群众更多的是给予惊叹、赞美和掌声,缺乏的是现场体验和系统学习的机会。从传承、推广的效果来讲,非遗进社区免费举办系统培训无疑更接地气,与群众贴得更近,也更利于非遗项目的发展。虽然它在场面上不如大规模展演那样有气势,却是扎实推动非遗传承的务实之举,理应成为促进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对于急需传承的非遗项目来说,同样适用。因此,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普通民众参与、投入到具体项目的制作、表演全过程,比简单地为他们划定“观众席”只当“看客”,更有价值和意义。在西安市新城区“非遗基层培训月”举办期间,新城区文化馆干部及众多的非遗传承人、文化志愿者将面塑、剪纸等非遗技艺动态地展现在10多个社区居民面前。大家在动手做、动手学的过程中,更多地感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不知不觉地成了传统艺术的一名传承者。

非遗进社区不能来去匆匆

秦毅

像这样通过广布点、系统教,把原本进社区的一次性活动转变成长期培训,对于各级文化馆及非遗保护中心来说,无疑颇费工夫,但它是让非遗项目活在百姓生活中的有力举措。

当然,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适合进社区成为普通民众学习和实践的对象,文化馆及非遗保护中心在现有条件下也很难将一些需要特殊材料、技艺繁难的非遗项目纳入公益培训的课堂,但只要情系两头,一头连着需要保护、传承的非遗项目,一头连着愈来愈热爱传统文化的社区居民,非遗进社区必将绽放出务实之花。

各地

西藏多派唐卡展国博落幕

本报讯(记者王晋军)近日,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西藏唐卡艺术——多吉顿珠、丁噶唐卡作品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落幕。

西藏唐卡艺术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绵延传承了1000多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丰富,西藏唐卡艺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面对唐卡受众的多样化和唐卡市场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以多吉顿珠为代表的

西藏拉姆拉顿唐卡画院的唐卡画师团队,在继承西藏唐卡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对唐卡艺术做了有益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和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和喜爱,画法自成一派,即“多派”。

“多派”唐卡以西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技法为基础,融合勉唐画派等其他画派的技艺手法,作品淡雅文儒,意境幽远,复古中追求时尚,画面色彩协调。

内蒙古乌兰察布上演搏克争霸赛

本报讯 2016年世界大学生攀岩锦标赛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搏克争霸赛日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举行。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搏克竞赛联合会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内蒙古搏克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搏克为蒙古语,意为摔跤,是蒙古族“男儿三艺”之一,属蒙古族传统的体育项目。据悉,搏克于西汉初期开始盛行,元代广泛开展,至清

代得到空前发展。现在内蒙古各地尤其是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等都有流行。

搏克争霸赛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年度赛事。在本次比赛中,来自全区的近400名优秀搏克选手在赛场上大展身手,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竞赛表演。同期举行的大学生攀岩选拔赛是为2016首届世界大学生攀岩锦标赛选拔队员,10所国内高校的60多名运动员参赛。(静文)

讲述

张仲发:与龙共起舞 相守六十载

栾芳

近几年的正月里,辽宁省沈阳市北市场都会举办庙会活动,庙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尤其是在室外展演广场看表演的观众常常将其围得水泄不通,最引人注目是舞龙表演。只见一条20余米长的彩龙在龙球的引领下上下翻腾、气势磅礴,变化之多让人目不暇接。手持“龙球”的是一位七旬老人,虽然头发已花白,但舞起龙球虎虎生风,他就是张氏皇苑舞龙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仲发,和他一起演出的是沈阳张氏皇苑舞龙队的队员们。

皇太极赐名皇苑龙

张仲发的祖上是山东人。清朝初年,张氏家族闯关东来到辽宁,同时也把

舞龙技艺带到了这里,并一直传承至今。

张仲发是张氏皇苑舞龙技艺的第15代传承人,自幼生长在舞龙世家,小时候常听爷爷讲家族舞龙的辉煌历史,听得他心驰神往。据张仲发介绍,在清初,皇太极落脚沈阳后,得知张氏家族的舞龙很有名气,就召其入宫演。皇太极十分喜欢他们的表演,赐名皇苑龙,并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会召其到皇宫表演。张仲发兴奋地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还曾被张作霖召进大帅府表演,得到了不少赏钱。”每当提起张氏皇苑龙在不同历史年代的轶事,老人总会十分起劲儿地娓娓道来。

1950年,6岁的张仲发随家人搬到了沈阳沈北新区的大古城市村。每到

春节,村里的舞龙队都是由张家牵头组织。张仲发喜欢跟着家里的舞龙队坐着马车到其他村子溜达,大人舞龙,张仲发就在一边玩。看得多了,张仲发也会了一些招式,于是常会把家里的粪筐当做龙头舞着玩。爷爷见小家伙舞得模棱样,就让他跟父亲和叔叔学习舞龙技艺,在张仲发23岁时,开始参与正式演出。

苦心守护老传统

“文革”期间,舞龙被迫中断。直到1986年,张氏皇苑龙才得以恢复演出。虽然中断了一些年,但是扎龙、舞龙的技艺还是被张仲发传承了下来。

与南方的龙相比,张氏皇苑龙“龙体长、龙身粗、龙样憨、懒中带壮”,一般体长25米,有13只龙脚,整条龙重达200斤到300斤。据张仲发介绍,目前演出用的龙具是2008年自己带着9个人花了7天时间完成的。龙具一旦制作完毕,就被赋予了龙的神灵,其摆放和出洞都有严格的规矩,要举行拜水、拜山、拜四方的仪式,完成后方能舞龙,一旦舞起来了就不能随便停。每年大年三十当天要上香上供,到正月十五舞龙结束时,要将整条龙用红布蒙上放在一起,不能拆开,待到来年正月的时候继续使用。虽然这些仪式有些繁杂,但直到现在,张仲发仍旧严格按照祖上定下来的规矩办。

虽然如今张仲发年事已高,但是舞起龙来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舞龙球是舞龙中最核心的技艺,龙球的走向决定了整条龙的走向,张仲发的舞龙球技艺变幻莫测,常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发的叔叔张祥曾经编创了适于北方大汉表演的72个套路,并绘成《72套路舞龙书》。可惜这部书如今已无法找到,张仲发凭着其中的记忆,整理、恢复了其中的30余个套路,并绘成套路图。

百年技艺盼传承

今年70岁的张仲发,时刻都在忧虑张氏皇苑龙的传承,生怕哪天老祖宗传下来的舞龙技艺断在自己的手上。

在大古城市村,加入“舞龙队”曾是全村青壮男子最向往的事情。然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舞龙者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此张仲发有些担忧:“每次舞龙表演,包括伴奏在内至少需要22人,如今年轻人都忙着赚钱,对这个兴趣不大。”每次演出,张仲发凭着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望和老朋友的支持才组织起20多人的舞龙队。“有些时候演出会有一些报酬,但分摊到每个人,也只有几十元,久而久之,恐怕就会无人上来了。”说到这里张仲发难免失落,作为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张仲发目前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000多元,不仅没有能力自己制作龙具,也没法每次都组织到足够的人手表演舞龙。

张仲发的儿子张振龙在玻璃厂上班,侄儿张振江自己跑运输,工作之余两人都跟张仲发学习舞龙球,但是目前仅能掌握五六个常规套路,按照张仲发的话说“每次教他们总有点学不进去”。前几年村里有外姓人找到张仲发想学艺,但当时家里的长辈坚持技艺不外传。“现在我想明白了,只要是有人心,我也可以教外姓人,但还是希望这个舞龙技艺能在家族内部一直传承下去。”张仲发说。

关于传承,张仲发曾有过很多想法:希望有关部门能成立一支专门的舞龙队,如果把舞龙当工作来做,相信会有年轻人愿意加入;或者在沈阳棋盘山关东影视城内进行常态演出,以此扩大宣传;再比如给现在舞龙队的队员们在同一个单位安排就业,哪怕是临时工,这样这些人在工休之余就能组织练习……张仲发觉得,队员们想要的其实很少,但首先得解决生活问题。

“这舞龙不只是咱们老张家的,更是祖辈儿人留给大伙儿的念想儿,过年不舞龙那就不叫过年了!”说这话时张仲发眼神中有些无奈也有一种坚定。每当看到人山人海来看舞龙的观众,张仲发总会特别高兴,哪怕是在数九寒冬,老人穿着单衣上阵,也会舞得十分卖力。



张仲发在舞龙球



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镇高官庄村的高殿华、李淑华夫妇是河北省非遗项目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艺的第四代传人。他们夫妇经过30多年潜心研究,将原先仅有几种简单图案的面花模子扩展到150多种,还一改之前工具单一的状况,创造性地打出斜刀、圆铲等雕刻工具,并将面花模子的销售推向省外,让这项流传百年的古老技艺获得新生。图为高殿华、李淑华夫妇研究面花模子的雕刻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